

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Mrs McGinty's Dead

清洁女工之死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陆乃圣 陈 春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Mrs McGinty's Dead

清洁女工之死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陆乃圣 陈春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9-0962

Agatha Christie

MRS MCGINTY'S DEAD

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

Mrs McGinty's Dead © 1952 Agatha Christie Limited,
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.

清洁女工之死(英文版) AGATHA CHRISTIE® POIROT® © 2009
Agatha Christie Limited (a Chorion company). 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洁女工之死 / (英) 克里斯蒂著; 陆乃圣, 陈春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02-007591-1

I. 清… II. ①克… ②陆… ③陈… III. 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8866 号

责任编辑:吴继珍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清洁女工之死

Qing Jie Nu Gong Zhi Si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陆乃圣 陈 春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5

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ISBN 978-7-02-007591-1

定价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献给彼得·桑德斯,感谢他对作者的友善

出版说明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。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 10 亿册,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,销售量亦逾 10 亿册。她一生创作了 80 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,19 部剧本,以及 6 部以玛丽·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。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。

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,和以女性直觉、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,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“侦探推理小说”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,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。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,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。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经过数次退稿后,最终于 1920 年由博得利·黑德出版公司出版。

之后,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。1926 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(又译作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)。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,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

作关系,并一直持续了50年,共出版70余部著作。《罗杰疑案》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,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。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《捕鼠器》被搬上舞台,此后连续上演,时间之长久,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。

1971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。1976年,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。此后,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,其中包括畅销小说《沉睡的谋杀案》(又译《神秘的别墅》、《死灰复燃》)。之后,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、《神秘的第三者》、《灯光依旧》相继出版。1998年,她的剧本《黑咖啡》被查尔斯·奥斯本改编为小说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,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。鉴于这种状况,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,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,其一:收录相对完整,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;其二:根据时代的发展,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,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。愿我们的这些努力,能使这套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5月

第一章

赫尔克里·波洛从维拉餐馆出来，举步朝索霍区走去。他竖起大衣的领子来护住脖子。他这样做，与其说是一种需要，不如说是出于谨慎，因为这时的夜晚并不太冷。

“在我这种年龄，还是别冒风险的好。”波洛常常这样说。

他心情愉快，睡眼蒙眬，又若有所思。维拉餐馆的蜗牛实在是好吃极了，真是一个难得的发现，这个肮脏的小餐馆。这样想着，赫尔克里·波洛像一条吃得心满意足的狗那样，伸出舌头舔了嘴唇一圈，又从口袋里掏出手帕，轻轻地拍了拍他浓密的胡子。

是的，他已经吃饱喝足了……现在该做些什么呢？

一辆出租车从他身边经过，放慢了车速，似在邀请他上车。波洛犹豫了一会儿，没有做出招呼的手势。为什么要搭出租车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他现在回去离上床睡觉的时间还过早。

“哎呀，”波洛看着自己的胡子自言自语道，“可惜的是一个人一天只能吃三顿饭……”

他这么说是因为下午茶一向就是他难以习惯的。“如果一个人在五点钟的时候吃了东西，”他解释说，“那么到正式进晚餐的时候，胃液就无法正常工作。我们一

第一章

赫尔克里·波洛从维拉餐馆出来，举步朝索霍区走去。他竖起大衣的领子来护住脖子。他这样做，与其说是一种需要，不如说是出于谨慎，因为这时的夜晚并不太冷。

“在我这种年龄，还是别冒风险的好。”波洛常常这样说。

他心情愉快，睡眼蒙眬，又若有所思。维拉餐馆的蜗牛实在是好吃极了，真是一个难得的发现，这个肮脏的小餐馆。这样想着，赫尔克里·波洛像一条吃得心满意足的狗那样，伸出舌头舔了嘴唇一圈，又从口袋里掏出手帕，轻轻地拍了拍他浓密的胡子。

是的，他已经吃饱喝足了……现在该做些什么呢？

一辆出租车从他身边经过，放慢了车速，似在邀请他上车。波洛犹豫了一会儿，没有做出招呼的手势。为什么要搭出租车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他现在回去离上床睡觉的时间还过早。

“哎呀，”波洛看着自己的胡子自言自语道，“可惜的是一个人一天只能吃三顿饭……”

他这么说是因为下午茶一向就是他难以习惯的。“如果一个人在五点钟的时候吃了东西，”他解释说，“那么到正式进晚餐的时候，胃液就无法正常工作。我们一

定要谨记，晚餐才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。”

对他来说，在上午喝咖啡也是难以接受的。不，早餐该吃巧克力和面包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是十二点三十分——最迟也不能晚于一点——就得享用午餐。到最后才是一天的高潮：正式进晚餐！

每日三餐就是赫尔克里·波洛现在一天生活中的几个高峰。作为一个一向很注意保护肠胃的人，如今迈入了老年，他的努力终于获得回报。现在，吃饭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，它还成了一项智力运动。因为在两餐之间，他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搜集和记录有关美味佳肴的新资讯。维拉餐馆就是这项搜索和调查的结果。现在，维拉餐馆已经得到了美食家赫尔克里·波洛绝对的赞许。

然而非常不幸，又是一个漫漫长夜亟待打发。

赫尔克里·波洛叹了口气。

“哎呀，”他心里想，“如果黑斯廷斯在我身边该有多么好呀……”

想起这位老朋友，他心里一阵愉悦。

“他是我在这个国家结识的第一个朋友——而且至今依然是我最亲密的朋友。没错，他经常一次又一次地惹我生气，但是我现在还计较这些吗？不，我只记得他那个不肯轻信的好奇心，他目瞪口呆地盛赞我的聪明才智——我不必说一句假话就能轻易地误导他——还有，当他终于理解我了然已久的事实真相时，他的颓丧，他的幡然大惊。唉，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是我的一个弱点。我总是想炫耀、卖弄自己，黑斯廷斯一直对我这个弱点难以理

解。但是,对于一个具有像我这样超凡智慧的人来说,自我崇拜确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需要——而且还需要外人的激励。我不能,真的不能成天坐在椅子上,心想自己有多么了不起。一个人是需要和别人接触的,一个人需要——就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——配角。”

赫尔克里·波洛又叹了口气,他转身向对面的沙夫茨伯里大街走去。

他是否应该穿过马路到莱斯特广场找一家电影院度过这段晚间时光?他微微皱了皱眉,然后又摇了摇头。电影里那种松散的情节、缺乏逻辑的推论,总是令他不愉快——即使是被某些人极力推崇的摄影技术,在赫尔克里·波洛看来,都只不过是实景实物的拙劣模仿,只是为了让它们看起来能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而已。

赫尔克里·波洛的结论是:当今时代,一切都太艺术化了,再也没有人热爱他所高度赞赏的那种工整和条理,对精微奥妙之处的欣赏就更为少见了,而暴力和野蛮残酷的场面成为时尚。身为一名退休的警官,波洛已经厌倦了残酷和暴行。年轻的时候,他已看够了野蛮和残暴,那些东西总是有规律可循,鲜少例外,而且既无聊乏味又愚钝无比。

“事实是,”当他迈步回家时,波洛想,“我已经与现今的世界不合拍了。而我,从高层次上来讲是一个奴隶,正像其他人是他们自己的奴隶一样。我的工作把我变成了工作的奴隶,就像他们的工作奴役了他们一样。因此,有了空闲,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填补。于是退休的银行家打起了高尔夫球,小商人在他们的花园里种植仙人掌,而

我呢，则在吃饭上下功夫。可是现在，我又回到老问题了：可惜人每天只吃三餐，三餐之间我就无事可做了。”

他经过一个售报亭，顺便看了一眼报纸的标题：“清洁女工之死案件的终审判决”。

这没有引起他的兴趣。他隐隐约约想起了在报上看过的一个小段文字，那不是一桩有意思的谋杀案：一位不幸的老妇人因为几英镑被人敲破了脑袋。它完全反映了这个年代的无知和残酷。

波洛走进他公寓所在的社区，像往常一样，他的心情又渐渐愉快了起来。他很为自己的住所骄傲。这是一幢设计完美、极其对称的建筑。搭乘电梯到三楼，那儿有他宽敞舒适的房间。房间内部装饰豪华，陈设考究，有闪闪发亮的金属器具、方方正正的扶手椅、棱角分明的装饰品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这里找不到一点弧形曲线。

他用钥匙打开屋门，刚一踏进洁白方正的门厅，他的男仆乔治便轻轻迎上来。

“晚上好，先生，有一位——先生等着要见你。”

他敏捷地替波洛脱掉了大衣。

“哦？”

波洛察觉到乔治在说“先生”之前的稍微停顿。说到区分贵贱，乔治在这方面堪称专家。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斯彭斯，先生。”

“斯彭斯？”

这名字一时间没在波洛头脑中定格，但他知道不会这样的。

他在镜子面前站了一会儿，整理好自己的胡子，便打开客厅的门走了进去。坐在其中一把宽大的扶手椅上的那个人站了起来。

“你好，波洛先生，希望你还记得我。那是很久以前了……我是斯彭斯警司。”

“啊，我当然记得。”波洛很热情地和他握着手。

基尔切斯特警察局的斯彭斯警司。那是一起非常有趣的案件……正像斯彭斯说的那样，已经过去很久了。

波洛向他的朋友提议喝点什么。是要加石榴汁的饮料？还是要薄荷甜酒？本笃甜酒？甜酒加巧克力……

就在这时，乔治走进房间，手中的托盘上放着一瓶威士忌和一根虹吸管。

“或者你想来些啤酒，先生？”他低声对客人说道。

斯彭斯警司宽大的红脸庞立刻亮起来。

“就来点啤酒好了。”他说。

波洛再次为乔治的出色表现暗暗称奇，他并不知道这个屋子里会有啤酒，在他看来，有人喜欢啤酒更甚于甜酒是不可思议的。

当斯彭斯端起他那冒着泡沫的大酒杯时，波洛为自己倒了一小杯晶莹剔透的绿色薄荷甜酒。

“你能来看我，真是太好了，”他说，“太好了，你是从……”

“从基尔切斯特来。我六个月之后就要退休了。其实我在十八个月前就已到了退休的年龄，他们请我继续留下来，我就留下来了。”

“你这样做是很明智的，”波洛深有感触地说，“非常

明智……”

“这样做明智吗？我无法确定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十分明智。”波洛坚持道，“长时间的无所事事，厌倦无聊，你根本不懂这些。”

“噢，我退休后会有很多事情可做。去年，我才搬到了一栋新房子里，那儿有一座大花园，可是很难为情的是，花园里却荒芜得很，缺少人照料，我还没有时间来管它们。”

“啊，是的，你有这样一座花园需要照料。而我呢，我曾经决定搬到乡下去住，在那里种些南瓜，可是，没成功，因为我没有那份耐心。”

“你该去看看我去年种的南瓜，”斯彭斯热情地说，“长得好高哟！还有我的玫瑰，我喜欢玫瑰，我准备……”他停住了。“这不是我今天来找你谈的事。”

“当然不是，你只是来看一位老朋友。这太好了，我很感激。”

“恐怕不仅仅如此，波洛先生。恕我直言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波洛故意低声说：

“你的房子是抵押的吧？你想要贷款……”

斯彭斯急忙打断了波洛的话：

“噢，天啊，不是钱的事！根本不是钱的问题。”

波洛优雅地挥了挥手表示道歉。

“请你原谅。”

“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吧——我来找你是为了那桩该死的案子。如果你出口把我骂走，我也不会感到意

外的。”

“我可不会骂人，”波洛说，“继续往下说吧。”

“是麦金蒂太太的案子，你也许已经从报上看到过相关的报道？”

波洛摇了摇头。

“没有特别留意，麦金蒂太太——就是在一家商店或是一座房子里被谋杀的老妇人。她死了，嗯，她怎么死的？”

斯彭斯盯着他。

“天啊，”他说，“这让我想起了从前。真是奇怪，之前我从没想起过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一个游戏，小孩子们的游戏，我们小时候常玩的游戏。很多人站成一排，一问一答地向下进行。‘麦金蒂太太死了！’‘她怎么死的？’‘一条腿跪下，就像我这样。’然后就是下一个问题，‘麦金蒂太太死了！’‘她怎么死的？’‘两手伸出，就像我这样。’我们就这样，一个一个都跪在地上，伸出右手不动。接下来，你知道会怎么样！‘麦金蒂太太死了！’‘她怎么死的？’‘就像这样！’猛然一撞，排头的人向后退倒，所有的人都东倒西歪地摔在地上了！”斯彭斯对这些儿时的回忆大笑不止。“它确实使我想起了过去！”

波洛有礼貌地听着。虽然在这个国家住了将近半辈子，但此时他感到仍然无法理解英国人。他自己在童年时玩过捉迷藏的游戏，但是他绝对没有兴趣再去提起它，甚至回想它了。

在斯彭斯愉快的回忆结束之后，波洛略显不耐烦地又一次提出他的疑问：

“她究竟是怎么死的？”

笑容从斯彭斯脸上消失了，他重新严肃起来。他说：

“她的后脑勺被人用沉重的锐器敲了一下。她的存款大约有三十英镑的现金，在她住处被洗劫后，也全数不见了。除了一名房客，她一个人住在一座小房子里。那个房客叫詹姆斯·本特利。”

“啊，是的，本特利。”

“现场不像破门而入的，没有任何窗户或锁被撬开的迹象。本特利的生活过得很艰难，他失业后没有了经济来源，还欠了两个月的房租。遗失的钱是在那房子后面的一块松动的石头下被发现的。本特利的大衣袖子沾有血迹和数根头发——这些血迹和头发跟麦金蒂太太的血型和头发完全吻合。根据他的第一次供词，他根本没有接近过那尸体，所以东西不可能是无意间沾染到的。”

“谁发现尸体的？”

“来送面包的面包师傅，那天是她该付钱的日子。詹姆斯·本特利为他开了门，说他敲过麦金蒂太太的房门，但没人回答。面包师傅认为可能是她生病了，两个人就到隔壁，叫来邻居家的一个女人到楼上看看她。麦金蒂太太没在卧室里的床上睡觉，但她的卧室却被洗劫一空，地板也被撬开。之后，他们就想到去客厅看看，结果发现她在那里，人躺在地板上。隔壁那个女邻居吓得魂飞魄散，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。后来，当然，他们报了警。”

“那么本特利已经被捕并受到审判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案子已经做出了终审判决，就是在昨天开的庭，陪审团二十分钟前才出来。审判结果：有罪，并处以死刑。”

波洛点点头。

“这么说来，判决一出来，你就搭火车来伦敦找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”

斯彭斯警司的眼睛盯着他的啤酒杯，他的手指绕着杯子边缘慢慢地滑动着。

“因为，”他说，“我认为他没有杀人……”

第二章

停了一两分钟，他们谁都没说话。

“你来找我……”

波洛并没有将话说完。

斯彭斯警司抬起头，他的脸色比以前更加阴沉了。这是一张典型的乡下人的脸，表情呆板，非常能自制，眼睛精明而诚实，一看就知道他是那种具有坚定原则的人，从来不会动摇自己的信念，是非观也很坚定。

“我当警察已经很多年了，”他说，“在这方面，我有丰富的经验和阅历，我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也不输他人。在我工作期间，处理过很多谋杀案件，有些案情一目了然，也有一些不那么明显。而某些案子，你知道，波洛先生，实在……”

波洛点点头。

“很棘手。在你看来，我们也许是没有搞清楚，但是我们确实把一切都弄清楚了，没有任何疑问。还有很多其他你不了解的案子都是同样的情况。比方说有一个叫惠斯勒的罪犯——他确实罪有应得；还有那些枪杀老古特曼的家伙以及一个叫威尔的人，他用砒霜下毒；川特溜掉了，但一定是他干的。考特兰太太——她很幸运——她丈夫的确是个变态的家伙，陪审团据此释放了她。那不是公正，而是同情。你不时地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有时是证据不